

西夏文献解题目录

惠宏 段玉泉 编



黄河出版传媒集团
阳光出版社

封面设计：贾 莉



9 || 7 8 7 5 5 2 || 5 1 9 7 8 5 || >

定价：68.00元

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一般项目资助 (09YJA870018)

西夏文献解题目录

惠宏 段玉泉 编



黄河出版传媒集团
阳光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 I P) 数据

西夏文献解题目录 / 惠宏, 段玉泉编. -- 银川 :
阳光出版社, 2015. 6
ISBN 978-7-5525-1978-5

I. ①西… II. ①惠… ②段… III. ①古籍—图书目
录—中国—西夏 IV. ①Z838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5)第126702号

西夏文献解题目录

惠 宏 段玉泉 编

责任编辑 李媛媛
封面设计 贾 莉
责任印制 岳建宁

黄河出版传媒集团 出版发行
阳 光 出 版 社

地 址 宁夏银川市北京东路139号出版大厦 (750001)

网 址 <http://www.yrpubm.com>

网上书店 <http://www.hh-book.com>

电子信箱 yangguang@yrpubm.com

邮购电话 0951-5045842

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

印刷装订 宁夏银报印务有限公司

印刷委托书号 (宁)0017059

开 本 889mm×1194mm 1/16

印 张 25.75

字 数 350千字

版 次 2015年6月第1版

印 次 2015年6月第1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525-1978-5/Z·24

定 价 68.00元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前 言

西夏文献资料的发现是 20 世纪重要考古发现之一。其主要发现地集中在内蒙古、甘肃和宁夏。这些文献除国内多家单位收藏外，主要集中于俄罗斯、英国、日本三国，法、德、美、瑞典等国亦有少量收藏。出土文献到底是些什么，数量到底有多少，这是百多年来西夏学界一直在探索的一个重要问题。围绕着摸清出土西夏文献家底这一问题，西夏学研究工作者先后付出了大量努力，其中就包括西夏文献目录的编著。这项工作最早可以追索到清代末期，晚清学者王仁俊曾作《西夏艺文志》，他从《宋史》《金史》《续文献通考》《大藏经》以及元朝人虞集的《道园学古录》等文献材料中，辑得西夏人撰译之书 18 种，按经、史、子、集四部分类，并在每一目之下附有解题。由于当时资料匮乏，其著录的西夏文献数量实在太少。此后随着西夏文献相继出土，文献数量越来越多，相应的研究和著录陆续展开。

俄藏西夏文献于 1909 年由科兹洛夫探险队在黑水城(今内蒙古额济纳旗)发掘，现藏于俄罗斯科学院东方文献研究所，共有 8000 多个编号，其中 90% 以上为西夏文献。最早对这批西夏文献着手研究和介绍的首推伊凤阁，他从这批材料中发现了一种夏—汉对照的小册子《番汉合时掌中珠》，并据此整理出一个佛经小目录。^①此后，大量整理与著录工作是由聂历山和龙果夫进行的。1932 年，《国立北平图书馆馆刊》第 4 卷第 3 期(西夏文专号)分别刊出了两人编著的西夏文献目录，前者介绍了 34 件，后者介绍了 41 件，除去重合者外，当时介绍给学术界的只有 57 件。^②两人的工作断断续续进行，聂历山和龙果夫去世之后，这一工作

① 这个小目录只包括《观弥勒菩萨上生兜率天经》《大宝积经》《佛说佛母出生三法藏般若波罗密多经》《大方广佛华严经普贤菩萨品》这几部佛经。参见 А. И. Иванов, “Памятники тангутского письма”, *Известия Российской Академии наук*, 1918, №8, стр.799~800。此文由伯希和译成法文并加注释，见 A. I. Ivanov, “Monuments de l'écriture Tangut”, *Journal Asiatique*, 1921, №552, p.109。

② 聂历山：《苏俄研究院亚洲博物馆藏西夏文书籍目录》，《国立北平图书馆馆刊》第 4 卷第 3 期(西夏文专号)，1932 年；A. A. Dragunov, *A Catalogue of His-Hsia (Tangut) Works in the Asiatic Museum, Academy of Sciences, Leningrad*, 同上。后者又经王静如先生翻译成汉文同刊发表。

由戈尔芭切娃接手。从 1959 年起克恰诺夫开始加入,至 1963 年,已考定出世俗性文献著作约 60 种,佛教文献约 370 种,完成了 8090 个编号的登录工作。在这 8090 个编号中,第 1 至 955 号由聂历山完成,第 956 至 3675 号(计 2720 件)由龙果夫登录,3676 至 3848 号(计 173 件)由戈尔芭切娃登录,3849 至 8090 号(计 4242 件)由克恰诺夫登录。^①这一系列工作后来由戈尔芭切娃、克恰诺夫进一步整理,结集出版了关于俄藏西夏文献的一部比较完整的目录学著作——《西夏文写本和刊本》。^②全书分“世俗著作解说目录”和“佛教目录”两部分。世俗部分目录附带简单说明,佛教部分仅列条目。这部目录是目前为止难得多见的一部俄藏西夏文献综合目录。1999 年,克恰诺夫所著《俄藏西夏佛教文献叙录》出版,这是一部对俄藏西夏文佛教按目逐件叙录的目录学著作。^③《西夏文写本和刊本》的特藏检索号原本只登录到第 405 号,《俄藏西夏佛教文献叙录》则增加到第 496 号。然而,到目前为止,俄藏的编目工作仍未完成。2011 年,笔者到访东方所,亲见一摞两尺多高夹带黄沙的原卷摆放在工作台,正等待编号。

英藏部分为 1914 年斯坦因第三次中亚探险在黑水城所获,现藏英国国家图书馆。英藏汉文部分,属于西夏时期的文献数量较少,马伯乐、郭锋等在介绍斯坦因第三次中亚探险成果时先后涉及。2005 年,沙知、吴芳思编《斯坦因第三次中亚考古所获汉文文献(非佛经部分)》再次将黑水城文献中的西夏文献一并介绍给国内。^④西夏文部分,《英藏黑水城文献》已陆续出版,这些文献多为残片,胡若飞先生在目录整理方面做了大量前期工作,^⑤但尚有部分文献有录无名。

日藏部分来源比较复杂。一部分系敦煌所出,一部分系宁夏灵武所出,尚有少量来自黑水城。1977 年,西田龙雄所著《西夏文华严经》第三册附录了《西

① З. И. Горбачева и Е. И. Кычанов, *Тангутские рукописи и ксилографы*, Москва: Издательство восточной литературы, 1963. 汉译本见戈尔巴乔娃、克恰诺夫著,白滨译:《西夏文写本和刊本》,载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研究所历史研究室资料组编译:《民族史译文集》(第 3 辑),1978 年,第 1~113 页。

② 同上。

③ Е. И. Кычанов. *Каталог тангутских буддийских памятников*, Киото, Университет Киото, 1999г.

④ 参见马伯乐:《斯坦因第三次中亚探险所获汉文文书》(*Les documents chinois de la troisième expedition de Sir Aurel Stein en Asie Centrale*), London 1953; 郭锋:《斯坦因第三次中亚探险所获甘肃新疆出土汉文文书(未经马斯伯乐刊布部分)》,甘肃人民出版社,1993 年;沙知,吴芳思:《斯坦因第三次中亚考古所获汉文文献(非佛经部分)》,上海辞书出版社,2005 年。

⑤ 参见胡若飞:《斯坦因文库主题目录和索引》,大英博物馆,1996 年;《英藏黑水城文献甄录》,内蒙古大学出版社,2004 年。

夏译佛典目录》，这一简目包括了俄藏、中国藏等部分内容，也大致反映出了日本收藏的情况。^①其后，松泽博在《东洋史苑》等刊物发表《敦煌出土西夏语佛典研究序说》序列文章，详细地介绍了敦煌出土西夏语译佛教文献的情况，也较全面地反映出日本的收藏情况。^②

国内藏部分，主要集中于国家图书馆。此外，宁夏、内蒙古、甘肃、陕西等地均有收藏。台湾方面，史语所傅斯年图书馆亦有部分收藏。国家图书馆藏最为丰富，且最早进行编目。1932年，《国立北平图书馆馆刊》第4卷第3期（西夏文专号）刊出了周叔迦先生编著的《馆藏西夏文经目录考略》，介绍了馆藏中的100个卷号。^③1987年，史金波先生《西夏佛教史略》附录《西夏佛教目录》，分收藏单位介绍了世界各地收藏的简明目录，并对国内藏品进行了简单叙录。2002年，史金波等先生又于《国家图书馆西夏研究专号》刊登国内藏西夏文献的全部目录。2006年，《中国藏西夏文献》完整出版，杜建录先生在《西夏学》（第三辑）对这一部分文献作了初步叙录。^④

前述目录整理多以收藏单位或者以出土地展开，虽然比较分散，体例也不统一，但于西夏学研究与学科发展逐步深入起了重要作用。然而，由于工作量浩大，加上语言文字障碍，存在一些问题也是在所难免的。随着西夏学研究水平的不断提高，有些问题如今是可以解决的，也是需要解决的。西田龙雄曾专门讨论过西夏佛教文献目录编著过程中的相关问题，修正了不少欠妥的处理。^⑤这里在前贤基础上继续关注这一方面的有关问题，以便大家在进行相关文献整理和研究过程

① 西田龙雄：《西夏译佛典目录》，第18页，载《西夏文华严经》（III），京都大学文学部，1977年。

② 松泽博：《敦煌出土西夏语佛典研究序说（1）、（2）——天理图书馆所藏西夏语佛典について》，《东洋史苑》第36号，1990年，第1~98页；《龙谷史坛》第103、104号，1994年，第103~104页；《敦煌出土西夏语佛典研究序说（3）——ペリオ将来<佛说天地八阳神咒>西夏语片段について》，《东洋史苑》第55号，2004年，第49~75页；《敦煌出土西夏语佛典研究序说（4）——天理图书馆・ペリオ将来品及び敦煌北区出土の西夏语断片について》，《东洋史苑》第70、71号，2008年，第1~203页；《敦煌出土西夏语佛典研究序说（5）——三种敦煌出土西夏语佛典》，载《薪火相传——史金波先生70寿辰西夏学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2年，第304~329页。

③ 周叔迦：《馆藏西夏文经目录考略》，《国立北平图书馆馆刊》第4卷第3期（西夏文专号），1932年。

④ 见史金波：《西夏佛教史略》，宁夏人民出版社，1988年，第343~413页；《国内现存出土西夏文献简明目录》，《国家图书馆学刊》（西夏研究专号）2002年增刊；杜建录：《中国藏西夏文献叙录》，《西夏学》（第三辑），宁夏人民出版社，2008年。

⑤ 西田龙雄：《西夏语佛典目录编纂上の诸问题》，载 E.И.Кычанов. Каталог тангутских буддийских памятников, Киото, Университет Киото, 1999г.

颂》《集颂般若波罗蜜多经》《番言圣胜慧彼岸到方用宝集颂唱》，后来出版的《俄藏西夏佛教文献叙录》也只是将《集颂般若波罗蜜多经》删去，仍保留了三条目录，但实际上它们都是同一文献，此次编目将它们合为一目。

西夏文献《正理滴论》(𐎗𐎆𐎧𐎛𐎥𐎧𐎧𐎧)属于第二种情况。这一文献译自藏文 *rigs pa'i thigs pa zhes bya ba'i rab tu byed pa*，藏文原本包括三部分：现量品(mgon sum gyi le'u)、为自比量品(bdag gi don rjes su dpag pa'i le'u)及为他比量品(gshan gyi don rjes su dpag pa'i le'u)。然在俄藏黑水城文献中该文献皆以残件形式出现，有些残件只出现了其中某一品题，著录者皆依各品标题著录。在《西夏文写本和刊本》中，这件文献分别著录在以下几个特藏之内：

Таиг 192 现前品(𐎗𐎆𐎧𐎛𐎥𐎧𐎧𐎧)ИНВ.№4168

Таиг 179 自利随量品(𐎗𐎆𐎧𐎛𐎥𐎧𐎧𐎧)ИНВ.№2516、4848

Таиг 232 正理滴百过(?)造(𐎗𐎆𐎧𐎛𐎥𐎧𐎧𐎧)ИНВ.№832、4363

Таиг 233 正理滴百过(?)造他利依口品(𐎗𐎆𐎧𐎛𐎥𐎧𐎧𐎧 𐎗𐎆𐎧𐎛𐎥𐎧𐎧𐎧)ИНВ.№5609

在克恰诺夫后出的《西夏语译佛教文献叙录》中将此标题改译为“正理滴特殊造”，但仍将 Таиг 192 现前品(𐎗𐎆𐎧𐎛𐎥𐎧𐎧𐎧)及 Таиг 179 自利随量品(𐎗𐎆𐎧𐎛𐎥𐎧𐎧𐎧)另立为两目。事实上，《西夏语译佛教文献叙录》单独设为“品”的这一佛教文献类别(从 700 至 705 号)大多都不能成立，它们应该都是某一部文献中的某个章节之标题。

三、著录文题失当。在出土西夏文文献中，有些卷号中会存在几部文献，或者几个部分，它们之间存在着特定联系。这类情况在上述两目录中一般都做著录或著录其中主要部分。但也有不少例外情况，例如 ИНВ.№7589，克恰诺夫在《西夏语译佛教文献叙录》中只著录了“大白盖母之总持诵顺要论”。^①检查原件图版，该卷号实际上包括四个部分：第一部分正是著录的《大白盖母之总持诵顺要论》，此为大白盖母陀罗尼经的诵持门法；第二部分则是《白伞盖佛母总持启请偈》；第三部分则是文献的主体《圣如来一切之顶鬘中出白伞盖佛母无能敌者回遮明咒大荫王总持大白伞盖陀罗尼经》；第四部分则是一篇施经发愿文。按照其他文献的著录方式，前三篇都应该可以单独著录，即便不单独著录，也应该是著录文献的主体，即著录第三部分，而非其诵读要门。

^① Е. И. Кычанов, *Каталог тангутских буддийских памятников*, Киото: Университет Киото, 1999, стр. 559-560.

四、将敬礼语当作书题或文题著录。有些文献残缺了经题，但保留了敬礼语部分，著录中误将敬礼语当作书题处理。例如，克恰诺夫在《西夏语译佛教文献叙录》中专门设置了“敬礼”一小节，其中有《敬礼出有坏吉祥普贤》《敬礼出有金刚亥母》等文题。这里的“敬礼出有坏吉祥普贤”、“敬礼出有金刚亥母”等语句都是佛教文献开头的敬礼语，大量佛教典籍中都有类似的部分，而非经题。

五、著录了一些未曾真正存在的文献经题。在西田龙雄的《西夏佛典目录》中，曾著录一件佛教文献《七宝华踏佛陀罗尼经》，然而在汉文佛典中很难找到同题的相应文献。根据西田龙雄登录的文献编号，该文献来自英藏黑水城文献，它们分别是 Or12380/ 0215、2763 和 2768。然核对原卷，其中的 Or12380/ 0215 出自《佛说佛母出生三法藏般若波罗蜜多经》，而 Or12380/2763、2768 两件则来自《妙法莲华经》。造成这样失误的原因，很可能是将残叶中正文的“……𐰽𐰺𐰍𐰏𐰤𐰚𐰏𐰤……”（字面作“七宝华踏佛”）等字看成了经题。^①

除了以上几方面的问题之外，经题的翻译也是一个大的问题。上述目录著作，也包括一些研究著作，大多是依据西夏文字面的顺序做逐字翻译，这样的逐字翻译有时候确实让人颇为费解。例如，在中国藏西夏文献甘肃编中有一件此前未见著录的佛教文献《德王圣妙吉祥之胜慧意盛用总持》，这一文题就是依据西夏文字逐字翻译而来的结果，其意颇令人难解。然经考证，这一文献即译自藏文 *rje btsun 'phags pa 'jam dpal gyis shes rab dang blo 'phel ba zhes bya ba'i gzungs*，其中对应“德王”的两个西夏文字译自藏文 *rje btsun*（尊者），“圣妙吉祥”来自 *'phags pa 'jam dpal*，“胜慧意”来自 *shes rab dang blo*（胜慧和觉），“盛”来自 *'phel ba*（增长），这句话的意思是“尊者圣妙吉祥能增长智慧与觉的总持”，所以这一西夏文经题可以修正为“尊者圣妙吉祥能增智慧觉总持”。^②此次编目整理过程中，对部分词语的翻译，特别是一些藏式词语做了必要的改动。例如，西夏文“𐰽𐰺”，旧译“纲”、“干”，今依据佛教文献题材中之科文改为“科(文)”；西夏文“𐰽𐰺𐰍”，旧译“要语、要论”，现已明确其来自藏文 *man ngag*（要门、门法），今统改为“要门”；“𐰽𐰺𐰍”旧译为“主受”，现已明确其来自藏文 *dbang bskur*（灌顶），今统改为“灌顶”，等等。类似的改动多有明确的依据，无依据不做改动。

全书采用按类设目的原则，在每一类别之下编目，所编之目不按出土编号，

① 李晓明：《西夏文〈七宝华踏佛陀罗尼经〉的误定与考证》，《西夏学》（第八辑），上海古籍出版社，2011年。

② 段玉泉：《西夏文〈尊者圣妙吉祥增智慧觉之总持〉考》，《西夏研究》，2012年第3期。

而是按题设置，尽可能将同一部文题或书题的文献在各藏卷中的收藏情况、学术界的研究情况搜集起来。以《圣胜慧到彼岸功德宝集偈》为例，它在西夏文献中有夏、汉、藏三种文本，因此在西夏文篇、汉文、藏文篇均设一目，在西夏文篇目中，其置于佛教文献大类别中，列在“非译自藏文的佛教文献”小类别之内。在对这一文献的来源、形式、译校者、成文时间等做介绍后，将其在各收藏单位中已经考订出来的大小残片各个编号一一汇集起来，其中俄藏 15 件、英藏 36 件、中藏 10 件、日藏 8 件、法藏 2 件，共 71 件全部列于解题之下，最后则是将学术界的相关研究成果目录及出处一一列出。

《西夏文献解题目录》虽然是一个目录编著工作，但同时也包括了大量的考证与研究工作，大量未曾定名和拟题的材料需要一一加以考证和归类，一时未能考察清楚的只能留待以后。《西夏文献解题目录》是西夏学研究领域的一项基础性工作，其编写目的是为方便西夏学研究人员检索西夏文献、了解西夏文献内容，尽快掌握某一文献的出土、收藏、保存以及相关研究情况而进行的，希望它能为西夏后学、初学者在了解西夏文献方面指示门径，提供一些帮助。

全书由惠宏、段玉泉合作完成。惠宏承担下篇汉文类编写及目录索引工作，段玉泉承担西夏文卷及下篇藏文类的编写。研究生郑祖龙、阎成红承担了书表类材料解题的撰写及俄藏、英藏初始目录的整理。

凡 例

——本书所收西夏文献是指西夏编著、译著的各类文献，既包括出土文献、也包括传世文献。西夏立国前、覆国后，党项部族、西夏遗民的创作，确为有据的一并收入；元、明两代的西夏文文献也一并收入；传世文献中西夏至宋的表奏等亦加收入。西夏立国前论及党项、覆国后论及党项西夏的文献不在此范围之内，传世或出土汉文文献的西夏翻刻本亦不在此范围之内，西夏增入的序跋发愿文单独列目，其他序跋愿文题记随所属文献介绍，不单独列目。黑水城出土的一批藏传汉文秘法，或西夏或元代翻译，存疑者，暂一并收入。所有文献限于纸质材料，碑刻、石窟题记暂不收入。

——本书所涉西夏文献包括西夏文文献、汉文文献以及藏文文献三种。

——由于西夏文献出土数量庞大，残叶、残片、残卷较多，编目不按出土编号逐件编排叙录，而是按目设置。例如，西夏文辞书《同音》，俄藏部分就有十几个编号，英藏、国内藏也有不少残叶、残片。编目时，只设总目《同音》，不同收藏单位所收该文献按编号分列于总目之下。

——每一文献总目之下解题。内容包括书名或篇名、著译者、成文时间、文献大致内容、存佚情况。译著者缺失及成书不详者可注明，翻译著作尽可能标注所依据的译本。汉文文献解题之下详列文献出土地、文献收藏及编号、相关研究；西夏文文献解题之下增列西夏文题，西夏文题缺失者尽可能拟题，法律文献部分加列分卷叙录。相关研究只列与文献本身整理、解读与研究相关的成果，借助某文献作有关历史、语言等方面的研究成果不在收入之列。所列成果截止到 2015 年 8 月。

——为方便检索，每一目录均采用汉文文题。原文为西夏文者，解题中另列西夏文文题；原文为藏文者，解题中另列藏文文题。文题原有残缺者，缺一字以一“□”表示；可以补出者，于补出文字加框表示。

——全部目录按类编排。全书分西夏文卷、汉藏文卷两大部分。各文种之下将文献分为佛教文献及非佛教文献两大类。再次根据文献的具体内容，分成若干

小类。非佛教文献部分,以西夏文文献而言,可以分为:语文类著作、蒙书类著作、史书类书类著作、夏译汉文典籍类(包括儒家典籍、兵书、政论及类书等)、法律著作、文学作品(包括骈体文、诗词、谚语等)、医药历法星占类著作以及社会文书。社会文书类又可分为契约、籍账、官府牒状等小类。佛教文献数量较多,很多文献的来源一时还难于准确判定,暂时分为译自汉文的佛教文献与非译自汉文的佛教文献。非译自汉文的佛教文献主要是指译自藏文的,不排除有部分译自梵文的或者西夏本地的创作等等。为方便查阅,佛教文献两大类之内,采用笔画顺序排序,暂时不作更细的划分。

——所收目录皆为学术界目前已考定或拟题文献,部分题目经编者根据最新研究进展稍作修改。没有考察清楚,定题、拟题确有困难的文献暂未收入。

——关于编号问题。本书中涉及的编号有文献收藏号或出土编号或图版刊布号。文献解题中多用馆藏编号。中国藏稍为复杂,部分馆藏无号,此采用《中国藏西夏文献》书中刊布之号,多数包括两部分。如 G11·038[B53:9], G11·038 为图版刊布编号,表示甘肃敦煌研究院藏文献, B53:9 为文献出土编号,部分文献只有刊布号。附录中各条目设俄藏检索号(Таит)及西田龙雄编号与本书相对照。

索略语

黑水城	内蒙古额济纳旗西夏古城遗址
老高苏木	内蒙古额济纳旗老高苏木遗址(西距黑水城约二十公里)
莫高窟	甘肃敦煌莫高窟北区石窟
莫高窟(D)	甘肃敦煌莫高窟附近佛塔
亥母洞	甘肃武威市新华乡缠山村亥母洞
下西沟峒	甘肃武威市张义下西沟峒西夏修行洞
山嘴沟	宁夏贺兰山山嘴沟石窟
拜寺沟	宁夏贺兰山拜寺沟方塔遗址
灵武	宁夏灵武旧城墙内
宏佛塔	贺兰县潘昶乡王澄村宏佛塔
柏孜克里克	新疆吐鲁番市柏孜克里克石窟
俄藏	俄罗斯科学院东方文献研究所藏
英藏	英国国家图书馆藏
中藏	中国境内各文博单位所藏
日藏	日本各图书馆所藏
德藏	德国柏林民俗博物馆藏
瑞典藏	瑞典斯德哥尔摩民俗博物馆藏
法藏	法国国家图书馆东方文献资料部及法国吉美博物馆藏
傅图	中研院历史语言研究所傅斯年图书馆藏
台北故宫	台北故宫博物院藏
天图	日本天理大学图书馆藏
民博	日本国立民族学博物馆藏
龙大	日本龙谷大学图书馆藏
京大一	日本京都大学文学研究科图书馆藏
京大二	日本京都大学人文科学研究所东亚人文情报学研究中心藏
阪大	日本大阪大学外国学图书馆(石滨文库)藏

B11	中国国家图书馆藏
B21	北京大学图书馆藏
B31	中国国家博物馆藏
B41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所藏
B51	故宫博物院藏
N11	宁夏博物馆藏
N21	宁夏考古所藏
N31	罗雪樵藏
G11	敦煌研究院藏
G21	甘肃省博物馆藏(含定西市安定区文化馆藏)
G31	武威市博物馆藏
M11	内蒙古博物馆藏
M21	内蒙古考古研究所藏
M31	额济纳文管所藏
S21	西安市文物局藏

目 录

前 言	- 1 -
凡 例	- 1 -
索略语	- 1 -

上篇·西夏文卷

非佛教文献	- 1 -
一、语文类著作	- 1 -
文海宝韵	- 1 -
同音	- 2 -
同音(丁种本)背注	- 4 -
同音文海宝韵合编	- 4 -
五音切韵	- 5 -
同义	- 6 -
二、蒙书类著作	- 8 -
番汉合时掌中珠	- 8 -
三才杂字	- 9 -
新集碎金置掌文	- 10 -
纂要	- 11 -
经史杂钞	- 11 -
三、史书、类书类著作	- 13 -
圣立义海	- 13 -
西夏官阶封号表	- 13 -
四、夏译汉文典籍(儒家、兵书、政论及类书)	- 15 -
孝经(吕惠卿注)	- 15 -
孝经(玄宗注)	- 15 -
论语全解	- 16 -
孟子	- 16 -
孟子传	- 17 -
孟子章句	- 17 -